

中国文化名人书系

最让你感动的名家散文

· 经典名篇 · 一生珍藏 ·

谈 爱 情

名家
散文

散文是一种轻灵而又自由的文体，在散文世界里，名家的经典散文有着无可磨灭的魅力。而读者在这些散文中，不仅可以读到文采，更可以领略大家的精神见解，感受文字中所蕴含的优美意境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文化名人书系

谈 爱 情

(二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爱怨四记——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	叶浅予(1)
关于恋爱——给傅敏的信	傅 雷(7)
墙	储安平(11)
回看血泪相和流	柯 灵(23)
写《围城》的钱钟书	杨 绛(35)
谈爱情(一)	季羨林(51)
谈爱情(二)	季羨林(54)
谈爱情(三)	季羨林(57)
南京路上的徘徊	荒 煤(60)
亡人逸事	孙 犁(73)
我和小妹(二则)	冯亦代(78)
自作自受自甘心	黄宗英(82)
胡风与我这一对“虎”	梅 志(88)

中国文化名人书系

磨难人生——贾植芳与任敏	路 莘(91)
我的另一半	琦 君(113)
与我同车	琦 君(119)
漫长岁月甘苦与共——写写我的妻子	碧 野(125)
我与新风霞	吴祖光(132)
“向你一生负责”	新风霞(139)

爱怨四记

——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

叶浅予

磕磕碰碰第五课

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，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，但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观、人生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，三十年来始终磕磕碰碰，貌合神离，两人都不幸福。

我和王人美的婚事，是朋友们有意促成的。在这以前，30年代王人美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，我曾在画家丁悚家里和她见过一面，但没有交往。1955年又经朋友介绍见了面，目的很明确——希望我们组成家庭。当时人美四十一岁，我四十八岁；她离开前夫金焰狄已经十年，我也已独居了五载。应该说，我们对彼此的性情、脾气、习惯都不甚了解，找个伴，无非是相互照顾，解除寂寞，谈不到什么谈情说爱；况且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，本来就有一定的透明度。因此，只经过几个月的交往，我便提出结婚。人美倒有点犹豫。当时她正在长影拍片，在给我的复信中，她这样写道：

……想到北京的春天，我们的郊游，的确使人怀念呢，虽然当我们单独相处时，我总是沉默寡言，然而想你能感觉到我的紧张不安和激动，否则你也不至于那么快的直接就提出问题。我的答复可能令你不满意，但是希望你能了解我是真诚和坦率的。的确，我不否认我有优点，但缺点更多，尤其是我的幼稚无知，它将带给你苦痛呢！你想到么？当然，这样说并不是让你提出任何保证，将来不能嫌弃我，而是更深了解，事先考虑、准备，如何克服困难，以期达到更好的合作。……

后来的事实证明人美的考虑是有预见性的。

我们很简单地结了婚。婚礼当天就不大愉快。人美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描写：

……我们想老头儿老太太结婚不要声张，可不知怎么，风声还是漏出去了。朋友们纷纷送来贺礼。怎么答谢呢？叶浅予说请老朋友们聚聚餐吧。几十个人涌进四川饭店，有郭沫若、于立群、阳翰笙、吴祖光、丁聪、黄苗子、郁风等等。叶浅予花了近200元钱。回来的路上，他告诉我，他已经破产了，因为他全部财产也只有200元。我又好气又好笑，只好自己掏钱去买必需的日用品……

婚后，人美从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号叶宅来住。

我开始发现她思想偏狭，争强好胜，总怕别人小看她，处处摆出女主人的身份，又性格急躁，动不动就发脾气。结婚才一个月，我俩就为一点点小事顶撞起来，她竟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和我离婚。结婚一个月便离婚，简直荒唐！我问：“这到底为什么？”她说：“你有大男子主义，我受不了！”我说：“咱们都四十多了，能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，一赌气便散伙吗？”她说：“就是因为四十多了，这日子过下去将难于收拾，所以还是走开好。”我说：“你认为我有大男子主义，这帽子我可以戴，不过，若是你头脑里没有大女子主义，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义呢？”她哑口无言了。想了想说：“那么，再试试吧，看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。”

那以后，我逐渐摸到了人美的脾性。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，外掌柜不得插手。对我来说，这本来是丈夫的幸福，但内外的界限很难划分。例如，她对我们的住房不满意，老要找房管所修这修那，房管所就给她“拖”。拖得她不耐烦了，便要外掌柜出面打交道。外掌柜懒得管，有时顶一下，内掌柜就火了，闹着要搬到北影去住。北影认为叶浅予家已经住了七间房，不能再给她分房。为此人美屡次和我闹别扭，说不该和我结婚，使她丧失了她应得的权利。再如，我们第一次闹离婚后，为了保护内掌柜的职权，人美辞退了我已请了好几年的老阿姨，另换了她的老乡湖南阿姨。可没过多久，湖南阿姨又被辞退了。外掌柜不以为然，内掌柜就板起面孔说：“别噜嗦，这是我的事，你别管！保证不亏待你就是！”

类似这样的磕磕碰碰，长年不断，大佛寺西街 47 号几乎没有平静的日子。我和人美之间，越来越感到缺少共同语言，甚至无法交流思想。我只得一心向事业上去寄托感情。人美也很苦恼。在她 1960 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：

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头来写这封信，但我觉得有必要给你谈点什么。我们结婚虽然近五年，我却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感情。我可以承认我和你结婚只是为着摆脱某种不正常的关系；你呢，当然也是由于需要一个家庭……实际上你爱的是戴爱莲，我爱的是金铎狄……

1962 年她又在信中这样写：

这一次临走前的闹别扭。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婚后从来都没有好好谈过话，因此相互不够了解。各人都抱着对方的成见，一个矛盾没解决，又加上一个，越发展距离越大，末了，我们之间的对白，完全是各人思想的结论，话说出来就像枪子儿一样，使听话的人实在受不了。

在人美的回忆录里，给我下了这样的结论：

叶浅予是个好画家，却不是个好丈夫。他除了懂画，别的什么都不懂……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……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，当这种

人的妻子，真不容易！

1980年，为了换房的事，人美多次骑车去房管所。5月12日她在下车时突然跌倒，当即说不出话来。急送协和医院，确诊为脑血栓。治疗了一个来月，仍左身偏瘫，上下肢关节僵化。又经三个月，始能下床扶拐杖行动，出院回家。这时大佛寺西街的叶宅已换到甘雨胡同24号，房屋相当宽敞，但这位家庭主妇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嫌地板破旧，嫌大门腐朽，和房管所闹个没完。与此同时，她到处托人求医，恨不得立刻把僵化了的左手左脚治好。可是事与愿违，越性急越难治，越难治越性急，以致性情乖戾，稍不称心就破口大骂，家里的阿姨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又换，邻居们窃窃私议，连居委会都出面说话。我只好忍气吞声，好言相慰，避免大吵大闹，惊动四邻。

1986年春，甘雨胡同南段拆迁。按协议规定，我搬至中国画研究院画室内暂住，人美则暂迁至北影厂招待所内。分居两处，我每周去北影探望，人美也到画院来看我，两人像走亲戚似地来往，倒也别有情趣，减少了许多矛盾。

这年12月4日，我突然接到电话，说人美在医务所回招待所的路上突然摔倒，神志不清，现在积水潭医院抢救。我急忙赶去，见人美双目紧闭，全身瘫痪，已不能说话。医生确诊为脑溢血，情况相当危险。

不久，我正在全国政协开会时，忽然感到心脏隐痛，是心肌梗塞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医生叫我躺在床上，不许动。幸

亏有个好女儿明明，忙着往两边医院跑，分头照顾人美和我。

1987年4月12日晨，明明来电话说，昨晚守了妈妈一夜，到凌晨3点，妈妈呼吸停止。明明劝我不要难过，说已尽了最大努力抢救，非人力所能挽回。我躺在病床上，想着这位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伴侣，不由心中黯然，只能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。

关于恋爱——给傅敏的信

傅 雷

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，它定睛望着风暴却兀不为动，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，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。

——泰戈尔

亲爱的孩子，……对恋爱的经验和文学艺术的研究，朋友中数十年悲欢离合的事迹和平时的观察思考，使我们在儿女的终身大事上能比别的父母更有参加意见的条件。……

首先态度和心情都要尽可能地冷静。否则观察不会准确。初期交往容易感情冲动，单凭印象，只看见对方的优点，看不出缺点，甚至夸大优点，美化缺点。便是与同性朋友相交也不免如此，对异性更是常有的事。许多青年男女婚前极好，

而婚后逐渐相左，甚至反目，往往是这个原因。感情激动时期不仅会耳不聪，目不明，看不清对方；自己也会无意识地只表现好的方面，把缺点隐藏起来。保持冷静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不至于为了谈恋爱而荒废正业，或是影响功课或是浪费时间或是损害健康，或是遇到或大或小的波折时扰乱心情。

所谓冷静，不但是表面的行动，尤其内心和思想都要做到。当然这一点是很难。人总是人，感情上来，不容易控制，年轻人没有恋爱经验更难维持身心的平衡，同时与各人的气质有关。我生平总不能临事沉着，极容易激动，这是我的大缺点。幸而事后还能客观分析，周密思考，才不至于使当场的意气继续发展，闹得不可收拾。我告诉你这一点，让你知道如临时不能克制，过后必须由理智来控制大局，该纠正的就纠正，该向人道歉的就道歉，该收篷时就收篷，总而言之，以上两点归纳起来只是：感情必须由理智控制。要做到，必须下一番苦功，在实际生活中长期锻炼。

我一生从来不曾有过“恋爱至上”的看法。“真理至上”“道德至上”“正义至上”这种种都应当作为立身的原则。恋爱不论在如何狂热的高潮阶段也不能侵犯这些原则。朋友也好，妻子也好，爱人也好，一遇到重大关头，与真理、道德、正义……等等有关的问题，决不让步。

其次，人是最复杂的动物，观察决不可简单化，而要耐心、细致、深入，经过相当的时间，各种不同的事故和场合。处处要把科学的客观精神和大慈大悲的同情心结合起来。对方的优点，要认清是不是真实可靠的，是不是你自己想像出来的，或者是夸

大的。对方的缺点，要分出是否与本质有关。与本质有关的缺点，不能因为其他次要的优点而加以忽视。次要的缺点也得辨别是否能改，是否发展下去会影响品性或日常生活。人人都有缺点，谈恋爱的男女双方都是如此。问题不在于找一个全无缺点的对象，而是要找一个双方缺点都能各自认识，各自承认，愿意逐渐改，同时能彼此容忍的伴侣。（此点很重要。有些缺点双方都能容忍；有些则不能容忍，日子一久即造成裂痕。）最好双方尽量自然，不要做作，各人都拿出真面目来，优缺点一齐让对方看到。必须彼此看到了优点，也看到了缺点，觉得都可以相忍相让，不会影响大局的时候，才谈得上进一步地了解；否则只能做一个普通的朋友。可是要完全看出彼此的优缺点，需要相当时间，也需要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故来考验，绝对急不来！更不能轻易下结论（不论是好的结论或坏的结论）！唯有极坦白，才能暴露自己；而暴露自己的缺点总是越早越好，越晚越糟！为了求恋爱成功而尽量隐藏自己的缺点的人其实是愚蠢的。当然，在恋爱中不知不觉表现出自己的光明面，不知不觉隐藏自己的缺点，不在此例。因为这是人的本能，而且也证明爱情能促使我们进步，往善与美的方向发展，正是爱情的伟大之处，也是古往今来的诗人歌颂爱情的主要原因。小说家常常提到，我们在生活中也一再经历：恋爱中的男女往往比平时聪明；读起书来也理解得快；心地也往往格外善良，为了自己幸福而也想使别人幸福，或者减少别人的苦难；同情心扩大就是爱情可贵的具体表现。

事情主观上固盼望必成，客观方面仍须有万不一成的思想准备。为了避免失恋等等的痛苦，这一点“明智”我觉得

一开头就应当充分掌握。最好勿把对方作过于肯定的想法，一切听凭自然演变。

总之，一切不能急，越是事关重要，越要心平气和，态度安详，从长考虑，细细观察，力求客观！感情冲上高峰很容易，无奈任何事物的高峰（或高潮）都只能维持一个短时间，要久而弥笃的维持长久的友谊可很难了。……

除了优缺点，俩人性格脾气是否相投也是重要因素。刚柔、软硬、缓急的差别要能相互适应调剂。还有许多表现在举动、态度、言笑、声音……之间说不出也数不清的小习惯，在男女之间也有很大作用，要弄清这些就得冷眼旁观，慢慢咂摸。所谓经得起考验乃是指有形无形的许许多多批评与自我批评（对人家一举一动所引起的反应即是无形的批评）。

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你都知道，不用我谈了。人的雅俗和胸襟气量倒是要非常注意的。据我的经验：雅俗与胸襟往往带先天性的，后天改造很少能把低的往高的水平上提。故交往期间应该注意对方是否有胜于自己的地方，将来可帮助我进步，而不至于反过来使我往后退。你自幼看惯家里的作风，想必不会忍受量窄心浅的性格。

以上谈的全是笼笼统统的原则问题。……

长相身体虽不是主要考虑点，但在一个有爱美的人也不能过于忽视。

交友期间，尽量少送礼物，少花钱：一方面表明你的恋爱观念与物质关系极少牵连；另一方面也是考验对方。

墙

储安平

爱情，这不是一颗心去敲打另一颗心，
而是两颗心共同撞击的火花。

——伊萨可夫斯基

现在我心上真难过。我将用什么字眼来写出我现在的心境呢？我真想哭：假若我有一个母亲的话，我必定会立刻倒在她怀里去哭一场的。也许即使哭还不能洗去我现在的哀痛。没有一样东西能真的引起我一个笑。心为另一层膜扎紧着，所有的欢笑，都是这层膜外的东西。我没有法子从这层膜蜕化出来。我眼眶里时常湿润着，我时常会感受到一阵辛酸的刺痛。我真想到附近的荒郊去将自己的身子放在草地上，让风吹；让风里的沙土刮；让只有天，草，树枝，落叶，黄土它们看见我。我不再去理会自己的活和死，冷和热。我愿意就这样睡在那儿，一直睡在那儿，一直到假若我的哀痛还有消灭的那一天，那末我就在那一天回来。我真想这样。只有

这样才可以安排怀着这样一个心境的我。但是，我有那样的勇气？我现在正挨着病，有几天不吃东西了。我真不愿再去想这些事，真的不要再去想这些事吧！但是我能？我不能！

我真找不出适当的字句来写出我现在的心境。无论如何，要是我能够哭一回，我想必定会在哭后得到一次睡眠的。只有在那睡眠里，我才能真正的抓住了我自己。

我懊悔。我真懊悔。我真的就那样的葬送了一切了吗？我愿意相信有这么一回事，我真的愿意去相信有这么一回事？我不愿意，我无论如何不愿意。但是我抓不到使我不要去相信它的保证。

我认识她还不久。但她每一样事都给我满足。我真的对于她无止的满足着。更老实地说，即使我所理想着的一个人，也不比她见得更好。我能引什么一件东西或一件事来比拟这呢？字典里没有一个字可以用来写出我对于她所感到的满足。她什么都使我做着美丽的梦。我愿意化为她眼角上的一根眼毛，永远的依附着她。

我们认识还不久，但是我们彼此都能给彼此以一种适意。她是一线光，我愿意认住了那线光，走过去。

我真感谢她，在这短短的季候里，她已经给了我从未从一个女人心上所能领受到的温柔。我奇怪天会生出这样美丽伶俐的小姐。常常，我称赞了她一些，她总要说：“真的？”像一个小孩，逗视着我。我点了点头，于是她给我将嘴唇掀了掀；其实，她相信，她爱听我那样的话。所有我对她的称赞，每一句，每一个字眼，都是从我心头飞进出来的。我为什么要欺骗她呢？我为什么要当她的面说一句假话呢？我不

愿意。我不愿意她为人家欺骗一次。在她面前，所有的话都是我设的誓，赌的咒。我不愿意太赞颂她，我无庸当她的面说下许多花言巧语。她所有的好处，像经过了极名贵的雕刻家般都镂刻在我的心版上了；我不再会让那些模糊的。

我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值价，她待我好。她真是我顶愿意顶愿意的一个人。我情愿告诉她我所从未告诉过人的话，她给我的总是温柔。假若我永有一个像她那样能安慰我的人，这还不够使我更发奋，更上进吗？我们常常在一起走，在苍茫的薄暮里一起走。我挟着她的肩，她给了我她自己的手。即使走了长远长远，还没说过一句话，彼此也一些都不感到寂寞，都不感到枯燥。我们数着我们在煤屑路上走过所发出来的和谐的蟋蟀的声响。夜做了我们顶和睦的朋友。我们紧紧地相偎着，彼此都体会到一种充实。

有一天，问她晚上有没有事，她说：“有。但不要紧。”

她知道我想去看她，于是在分手时，说：“要是想看我，那末打过了八点钟来吧。”

我很高兴的走开了。我觉得我们之间，已经没有一些些拘束；彼此都很率直了。近来我时常去看她。我知道这不很好。我不愿意使自己的心太热。我愿意在路上走得更平稳些。但是我没有那样的耐性。我一天到晚像在沙漠里般需要一种水分。我觉得只有从她的身上，我才能得到我所需要的食料。前天，我曾去看她；昨天，我又曾去看她过；今天我还要去看她吗？我不愿意使自己跑得太快了；但我没有那样的涵养，我心焦地常常看表。

因为知道我来，她早就在门口等着我。外面冷，于是一